

一席之地对加拿大及其华裔国民意味着什么？

著：陈志动

译：莫译、海之曦传媒

从体制上来说，加拿大的每一位公民都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因为早在四十年以前，公民的平等权益就被写进了宪法。

自1988年起，《多元文化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鼓励并协助各地各级的商业社区、劳工组织、公益组、私人机构以及公共部门，为各族裔人群提供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由此培养对加拿大多元社会现实的尊重和认可”。

四十年来，在政府不懈的引导之下，就业平等在政府部门、商业企业和民间得以实现，而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包容也有所提升。然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直到今天，有色族裔，特别是亚裔加拿大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机会占据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位置。

而真正的拥有一席之地，对于加拿大社会，以及我们的华人社区又意味着什么呢？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在《奋勇担当》（Dare to Lead）一书中说到，诸多研究都表明，包容、创新和业绩之间是良性循环关系。在下面这些例子中，我会尝试解释这些高深的学术术语在现实中的意思。

虽有自吹之嫌，但我还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我是香港人，四十七年前移民到这个国家。当时我22岁，身无分文，只有一张高中文凭，一口错误百出、口音浓重的英语。

在过去47年当中，我很幸运地在诸多领导圈占据过一席之地。我曾是温哥华市议会的议员，也曾是温哥华无党派协会主席，还做过加拿大五大银行之一的地区副主席，也曾是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董事会成员，BC省911紧急电子通信公司和加拿大21号码头移民博物馆的主席。

那么，我坐在这些席位上都做过哪些事呢？

我当市议员时，曾经重新规划公共听证会，确保提供同声翻译，为香港新移民密集居住区的居民提供便利。我提议市政府雇用媒体公司，翻译中文报纸中和城市商业有关的文章。我帮助申请经费，资助香港文化节，为唐人街换上与龙的主题有关的街灯。我还利用我的职位，将南桑那斯（Shaughnessy）富人区的白人老居民和他们的华人新邻居聚在一起，解决了居住区用地规划的争端。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我让《温哥华太阳报》和中文报纸《明报》相互翻译和发表彼此的文章。

我担任无党派协会主席一职期间，积极鼓励华裔参政。我们在市议会、学校董事会和公园董事会选举中都见到了华人候选人的身影，这是温哥华史无前例的。这一行动迫使主要反对党也同样招募华裔候选人参与市政选举。我还帮助那些没有中文名字的政客起了正式的中文名，这样可以帮助说中文的选民更容易认出和记得他们，也可以避免不同的中文媒体用不同的汉语名称呼他们造成的混乱。

在担任加拿大一家顶级银行副主席期间，我为该银行开设了提供粤语、普通话、韩语和日语服务的分行。除此以外，我们还在ATM上设置了除英语和法语外的其它三种语言供客户选择。我还帮助银行开辟了更友好的借贷政策，关照初来乍到、在加拿大没有银行信用历史的新移民。我当时还是人力资源多元化委员会成员，也为它创立出了一份微薄之力。

身为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董事会主席，我大力支持馆长为图书馆增添更多的中文图书。在馆长领导下，图书馆馆藏中增加了中文电影和粤语音乐CD。我还帮助图书馆获得了省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捐助，购置了新的电脑和软件，组建了语言实验室，供新移民学习英语口语。

我任职911紧急电子通信公司主席时，确保通信台为非英语人士配备现场翻译。只要对方用英语说出自己使用的语言，接线员就会立刻接通翻译的电话，为来电者提供同声翻译服务。

在担任加拿大21号码头移民博物馆主席时，我确保加拿大的种族主义历史不被粉饰。你如果去博物馆参观，会在入口处很显著的位置看到华人人头税历史展。还可以看到，展厅的一边陈列着壁画大小的巨幅照片，呈现乘坐“驹形丸号”轮船抵达加拿大的南亚人一张张被拒之门外的面孔；另一边同样大小的照片里，是受到加拿大移民官欢迎的荷兰移民的欢颜笑脸。我为了打破新移民大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定势思维，请求布展者利用显示屏展示越战时期的美国反战者移民形象。

讲完了这些成功的事例，我也想说说一些我失败的经历，以及一些我力所不能改变的政策和现状。

你们还记得我前面说过911紧急电子通信公司的同声翻译服务，对吧？我当时提出了一条有利于少数族裔的雇用政策——如果候选人在其它方面旗鼓相当，掌握一门大温地区前三大非官方语言的候选人，会得到优先聘用。可惜的是，我的这个提议没有被通过，因为当时一个支持者在讨论该提议之前离开了会场。

国外受教育专业人士的资质认可的问题，是许许多多有才干的新移民面对了多年的挑战。目前，在国际上受过训练的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和护士——仍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情况即便是在当前新冠病毒横行、急需医护人员的时刻，也没有好转。二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是因为在业界的领导阶层里没有足够能从移民的视角看问题的人，来支持这一决定。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据我所知，加拿大血库不接受不能使用英语和法语回答健康调查问卷的献血者。献血者不允许请翻译。这一人为关卡，基于毫无证据的假设，剥夺了许多加拿大新移民为社区做贡献的机会。我相信，如果新移民圈中有足够的人选，能在加拿大血库领导层有一席之地，就有可能出台不同的政策。

我希望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了一个移民具有一席之地能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华裔加拿大人坐在领导席位上，在关键政策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影响力。